

《說文》的“錫”字及其古音歸部

金琪然

摘要：《說文》的“錫”字段玉裁以降各家改作“錫”，歸陽部邪母，這樣的做法導致了陽部開三孤立的韻重，亦造成中古清韻字上古歸陽的例外。本文認為改“錫”為“錫”既無內證（版本）支持，外證亦不能成立，還會造成古音歸部的麻煩，應該遵從《說文》的“錫”形，改歸耕部三等，陽部開三的韻重並不存在。秦漢以降隸楷階段，由於易形易形的訛混產生了“錫”字形，由於從“易”而有陽部讀音，加之東漢以降陽耕的交涉，造成了文獻中的一系列複雜纏繞的問題。在上古，有“字錫”見於金文，即《說文》“餼”的或體“餼”字，與“錫”的訛形“錫”沒有源流關係，此字如各家的做法歸陽部書母，不會造成韻重。

關鍵詞：《說文》，錫，餼，餼，韻重

《說文·食部》“錫”篆下許云：“飴和餼者也。从食，易聲。”¹段玉裁改此篆為“錫”，云：

2

各本篆作錫，云：“易聲”，今正。按：錫从易聲，³故音陽，亦音唐，在十部。《釋名》曰：“錫，洋也。”李軌《周禮》音唐是也。其陸氏《音義》：《周禮》辭盈反，《毛詩》夕清反。因之，《唐韻》徐盈切。此十部音轉入於十一部，如行、庚、觥等字之入庚韻。郭璞《三倉解詁》曰：“楊音盈協韻。”晉灼《漢書音義》反楊憚為由嬰，其理正同耳。淺人乃易其韻聲之偏旁，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皆誤从易。然《玉篇》曰：“錫，徒當切。”《廣韻》十一唐曰：“糖，飴也。”十四清曰：“錫，飴也。”皆可使學者知錫、糖一字，不當从易。至於《集韻》始以錫入唐韻，錫入清韻，畫分二字，使人真雁不分，其誤更甚。猶賴《類篇》正之。錫，古音如洋，語之轉如唐，故《方言》曰：“錫謂之糖。”郭云：“江東皆言糖，音唐。”

段氏改字的主要依據可歸納為：《釋名》的聲訓，《釋文》所收李軌音，《玉篇》的注音，《廣韻》“糖”、“錫”同訓，《類篇》同“錫”、“糖”，以及《方言》的詁訓。王筠、桂馥、朱駿聲等《說文》學大家意見相同。古音學家根據段玉裁改後的篆形，一般據其諧聲（從易）歸在陽部。⁴

郭錫良先生的《漢字古音表稿》出來之後，揭示了大量的韻重現象，即上古同一個韻部包含“中古同聲母，同開合，同等而讀音有區別的韻或韻類”⁵而找不到分化條件的現象。這個“錫”字便涉及到陽部開口三等邪母平聲幾個字的韻重問題：痒、詳、洋、翔、庠、祥中古入陽韻，錫

¹ [東漢]許慎，《說文解字》，中華書局，1963年，頁一零七。

² [清]段玉裁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版，頁二一八至一九。

³ 如許惟賢先生校，“錫”應為“錫”。見許惟賢整理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版，頁四一九。

⁴ 如：高本漢，《漢文典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7年，頁三一—；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，頁四三九；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表稿》，華學誠主編，《文獻語言學》第八輯，中華書局，2018年，頁七四；唐作藩，《上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頁一七四；陳復華、何九盈，《古韻通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二七七。

⁵ 孫玉文，《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——為慶祝郭錫良先生八十五華誕而作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，第55輯，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，頁二。

入清韻，⁶形成韻重。上古陽部三等開口的情況十分清楚，基本全是中古陽韻平上去的字，而這個中古清韻的“錫”造成了陽部開三唯一的韻重，不具有系統性；另一方面，中古的清韻字在上古絕大部分歸在耕部三等，此字歸陽構成例外。

實際上，段氏改字證據並不充分，徐承慶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對此已有議論：⁷

辭盈、夕清、徐盈、徒當切皆非易聲，人皆知之。然《說文》止有从易之字，無糖字，《周禮》、《毛詩》注皆从易。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經典釋文》無从易者，謂淺人易其偏旁，當不然矣。《方言》“錫謂之糖”，郭云：“江東皆言唐。”云“謂之糖”則錫、糖非一字。如飴謂之餒，非飴即餒；餽謂之餽，非餽即餽；又錫謂之餒餒，豈讀錫為餒餒乎？《玉篇》飴訓錫，錫下云“飴和餒也。”《廣韻》錫、飴二字互訓，《玉篇》有糖，云：“糖，餒餒也。”又“糖，飴也。”《廣韻》同。如錫、糖一字，《篇》、《韻》當於“錫”下云：“糖，同上。”《釋名》“飴，小弱於錫。”《方言》云：“凡飴請之錫。自關而東陳楚宋衡之通語也。”飴在七之，古與支通用。惟段氏謂必不可通耳，所謂易聲者，或古讀如飴，而辭盈、夕清、徐盈、徒當之音，在後與古讀不能盡曉，不敢妄為之說。要之《集韻》以前錫字無从易者。二徐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，於相近之聲云从某，某聲者往往刊落，而錫字並不疑其非聲，必有所見矣。

徐氏抨擊之脂支三分，以“飴”、“錫”強作相通是沒有道理的，但其懷疑段玉裁的改字很有見地的。

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所收此字都是從易得聲的。《方言》：“錫謂之餒餒。飴謂之餒。餽謂之餽。錫謂之糖。凡飴謂之錫，自關而東陳楚宋衡之通語也。”⁸正如徐承慶《匡謬》所言，僅就《方言》本身，並不能必然得出“錫”、“糖”同音的結論。至於《廣韻》的同訓，如徐氏所言，不能證明二者即是一字。

劉熙《釋名》“錫，洋也。糞米消爛，洋洋然也”⁹顯然是聲訓，但是這一條並不能證明“錫”在上古要歸陽。如周祖謨、羅常培先生所言，東漢陽、耕兩部逐漸接近，有交涉的現象，庚韻的那批字就是在這個時候歸入了耕。¹⁰段玉裁所言十部音轉入十一部就是這個道理。東漢劉熙以洋作“錫”的聲訓正反映了東漢陽耕交涉的實際，而不能證明在上古“錫”、“洋”同音。

“錫”字亦見於《詩經·周頌·有瞽》“簫管備舉”下鄭箋“簫，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”，《釋文》音“夕清反”；¹¹《周禮·小師》鄭注“簫，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所吹者”，《釋文》音“辭盈反”；¹²以及《後漢書·樊宏陰識列傳》“又野王歲獻甘醪、膏錫，每輒擾人，吏以為利”¹³。至於《小師》釋文所載“李音唐”的又音，是取“辭盈反”之音而並存李氏音讀罷了。¹⁴

李氏音唐，《玉篇》作“錫”而切徒當，以及後世字書一些將“錫”與陽部的音相混的情形，

⁶ 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表稿》，頁七四。

⁷ [清]徐承慶，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，寒松閣秘笈本，卷一，頁九。

⁸ 周祖謨《方言校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頁八九。

⁹ [東漢]劉熙《釋名》，中華書局，2016年，頁六十。

¹⁰ 周祖謨、羅常培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（第一分冊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頁三四。

¹¹ [清]阮元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頁1283。《校勘記》云：小字本、毛本同底本作“錫”，尚存古跡。[唐]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通志堂本，卷七頁二六。

¹² 《十三經注疏》，頁1720。字作“錫”，《校勘記》云：“閩、毛本同余本、嘉靖本、監本錫作錫，《釋文》：‘飴錫，辭盈反，李音唐。’按：各本作‘錫’是。[唐]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通志堂本，卷八頁二九。

¹³ [南朝宋]范曄，《後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頁一一二四。

¹⁴ 王鳴盛以“錫”為正，“錫”為俗。見[清]王鳴盛《蛾術編》，載陳文和主編，《嘉定王鳴盛全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10年，頁480。無論是根據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的收字，還是上舉文獻的狀況，看來均應以“錫”為正。

可能與“錫”字秦漢以來隸楷階段形成的訛體有關。

先秦時期，從易從易者分別本來甚明，而秦漢以降則從易從易者多有混同，例如《睡虎地秦簡》從易的“陽”字作“𠄎”（編年記·簡五一），從易的“賜”字作“𠄎”（秦律十八種·簡一五四）；¹⁵《里耶秦簡》“陽”作“𠄎”（第八層簡 50），“賜”作“𠄎”（第八層簡 1786）；¹⁶《銀雀山漢簡》“湯”作“𠄎”（孫子兵法·簡一七六），“賜”作“𠄎”（晏子·簡六二七）¹⁷，易旁易旁形體十分相近，很容易訛混，這樣的例子在秦漢簡中俯拾即是（在雕版中更是如此）。因此“錫”字在秦漢以降隸楷階段很可能因易旁、易旁訛混而產生了一個“錫”形。由於這個字從易，人們以偏旁相讀而有陽部的讀音，故而有李軌音唐，《玉篇》音徒當等情況。

涉及徒當一音，就涉及到“鐺”字。“錫”、“錫”和“鐺”是什麼關係呢？王力先生《同源字典》認為“錫”與“鐺”是同源關係。¹⁸二者音義皆近，確是同源。然這個同源是秦漢以降“錫”的訛體“錫”產生之後的事。《方言》有“錫謂之鐺”，“錫”和“鐺”可能是方言的差異，音義相近，二者可認定為同源關係。整體來說，“錫”、“錫”、“鐺”三者同源，其中“錫”是“錫”的訛形。

“錫”字《廣韻》收在清韻，徐盈切，¹⁹應與其他清韻字一同歸入耕部。“錫”歸入耕部，陽部開三孤立的韻重得以解決，中古清韻字上古歸陽的例外也可以化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耕部的精組字精、清、從、心四母都有隸字，唯獨邪母沒有隸字，顯然即是“錫”的位置。從諧聲來看，“錫”從錫部的“易”得聲，是錫耕對轉；錫耕在諧聲上關係密切，比如從冥得聲的字有在耕部者（如：螟，溟），在錫部者亦不在少數（如：螟，填），郭錫良先生指出：“冥聲在錫部和耕部各有十字左右，是陽聲韻耕部和入聲韻錫部通轉廣泛的一個聲符。”²⁰“錫”歸耕部無論是從語言演變還是從諧聲來看都是合理的。

突破“錫”、“錫”二者在後代，尤其是雕版中的交涉雜糅，“錫”中古清韻的讀音仍然可以找到語言實際的支持，例如唐人沈佺期（c.656-c.716）的《嶺表寒食》詩，“嶺外逢寒食，春來不見錫。洛中新甲子，何日是清明？花柳爭朝發，軒車滿路迎。帝鄉遙可念，腸斷報親情。”²¹以《廣韻》來看，“明”是庚韻，“迎”是庚韻，“情”是清韻，顯然此詩首聯的押韻字應是清韻的“錫”字而非“錫”。再如白居易《和思歸樂》，全詩三十八字入韻，嚶，聽，征，靈，生，鳴，泠，纓，并，零，情，聲，亭，寧，平，城，營，爭，庭，傾，名，輕，霆，榮，貞，醒，荆，卿，程，青，錫（？），行，形，萍，經，驚，縈，明，全以梗攝字相押，其中“江陵橘似珠，宜城酒如錫”²²的“錫”顯然應是清韻的“錫”字。情況類似的還有白居易的《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》，劉禹錫的《歷陽書事七十韻》等。《全唐詩》中，“錫”（或錫）入韻 11 次，全部都是和清韻所在的梗攝字押韻。《全宋詩》中“錫”（或錫）入韻 37 次，全是和梗部字相押，偶爾和曾攝發生一點關係。²³《全唐》、《全宋》“錫”（或錫）全是和梗攝字關係密切，與陽相遠。由此可見，在中古用韻的語言實際中，“錫”、“錫”無論今傳本寫作什麼形體，其音用的大多仍是清韻的音而不是陽部的音。這裡附帶一提，金代元好問韻文《寄趙宜之》，明弘治本以稜、陵、錫、晉、仍、

¹⁵ 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7 年，頁六、頁一八。

¹⁶ 《里耶秦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2 年，頁一九、二二六。

¹⁷ 《銀雀山漢墓竹簡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 年，頁一八、頁六一。

¹⁸ 王力，《同源字典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82 年，頁三五七。

¹⁹ 周祖謨，《廣韻校本》，中華書局，2011 年第 4 版，頁一九四。

²⁰ 郭錫良，《表稿》，頁九七。

²¹ 陶敏、易淑瓊，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1 年，頁 98。沈佺期生卒年採用《校注》前言說法，見頁一。

²² 謝思焯，《白居易詩集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，頁二一四。

²³ 《全唐詩分析系統》<http://202.106.125.44:8082/tang/>《全宋詩分析系統》<http://202.106.125.44:8082/song/>

朋、騰、僧、層、登、鷹相押，顯然亦是清韻（《平水韻》青韻）的“錫”字無疑，後來勘校者棄底本（弘治本）而改作“錫”是很不應該的。²⁴

那麼上古到底有沒有“錫”字呢？是有的，但是與上述從“錫”訛來的那個字沒有源流關係。

《說文》訓“晝食也”的“饗”篆下收或體“饗”字。此字在見於西周早期金文令鼎（《集成》2803），²⁵銘文云：

王大耜（藉）農于謀田。。王射，有嗣（司）眾師氏卿（會）射。王歸自謀田，王駿祭中（仲）廢令眾奮先馬走。王曰：“令眾奮，乃克至，余其舍女臣卅家。”王至於祭宮，毖。令拜頤首，曰：“小口（子）迺學。”令對揚王休。

這個“”字顯然就是《說文》訓“晝食也”的“饗”，即周王藉田之後的宴饗，唐蘭先生即如此釋；楊樹達先生讀為“饗”，訓作饗，亦通，然不如直接作“饗”者直接。²⁶此字另見春秋器居簋，作“”。²⁷這個字从易得聲，是個陽部字，可以和“饗”一起歸到陽部三等書母，不會造成韻重，郭先生《表稿》便是這麼處理的。需要強調的是，這個字與《說文》作“錫”，段玉裁改為“錫”訓“飴和齧者也”者語義相隔，沒有源流關係。

“錫”字的複雜之處在於它與“錫”在上古的對立與後世由於易易訛混產生“錫”之異形的後世現象疊加在了一起。但即便是有這些複雜纏繞的情況，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說文》、《經典釋文》、《廣韻》並沒有將二者混為一談。

後世字書以廣收異體為目的，也許可以將三者皆收，如《集韻》的作法；著眼於上古，則收“錫”及上古的“錫”（即《說文》的“饗”）即可，不必收近世的“錫”，《廣韻》即是如此（《廣韻》收“錫”於養韻）。先賢或改《廣韻》的“錫”作“錫”，²⁸然除張氏澤存堂本外，鉅宋本《廣韻》，《王三》皆是从易，²⁹不必改字。而就上古的情況而言，尤其是上古音的歸部而言，“錫”、“饗”（錫）的分別是明確的，前者歸耕，後者歸陽。以《說文》為本將“饗”形收入是可以的，形成“饗”陽、“錫”耕的對立；根據金文實際形體將上古的“錫”形收入亦可，則形成“錫”陽，“錫”耕的對立。

至於《說文》的“錫”字，其本身沒有問題，段玉裁及諸先賢對《說文》的改字，不但內證不足（並無版本依據），外證亦不能成立，還會造成歸部的進一步麻煩，代價巨大。現在看來，無論是從校勘學來看，還是從古音學來看，均應以《說文》本作“錫”者為正，不當替許慎改字。考慮到“錫”、“饗”二字訛混的嚴重，校勘四部羣書相關字句時，尤其需要謹慎對待。

參考文獻

陳復華、何九盈，《古韻通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7年。

²⁴ 周烈孫、王斌，《元遺山文集校補》，巴蜀書社，2013年，頁一六八。

²⁵ 郭沫若定為成王器，《銘文選》以作器者“令”與作令簋者為一人而改定為昭王器。見郭沫若，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7年，頁三十至三二；馬承源主編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年，頁七十。

²⁶ 唐蘭，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頁二三三。楊樹達，《積微居金文說（增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，頁一。

²⁷ [清]吳式芬《攬古錄金文》，卷二之三，頁八五。

²⁸ 周祖謨，《廣韻校本》，頁七五二。周先生說：“明本作錫，是也。本書所附《辨四聲輕清重濁法》內有此字。”現在看來不必改字，張氏澤存堂本附《辨四聲輕清重濁法》此字亦作“錫”，見《校本》頁五五二。

²⁹ 《鉅宋廣韻》，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，頁一四零；周祖謨，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頁四六四。

- [清]段玉裁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版。
- [南朝宋]范曄，《後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。
- 高本漢，《漢文典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郭沫若，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7年。
- 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。
- 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表稿》，華學誠主編，《文獻語言學》第八輯，中華書局，2018年。
- 《鉅宋廣韻》，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《里耶秦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[東漢]劉熙《釋名》，中華書局，2016年。
- [唐]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通志堂本。
- 馬承源主編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《全唐詩分析系統》<http://202.106.125.44:8082/tang/>
- 《全宋詩分析系統》<http://202.106.125.44:8082/song/>
- [清]阮元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中華書局，2009年。
- 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7年。
- 孫玉文，《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——為慶祝郭錫良先生八十五華誕而作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，第55輯，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。
- 唐蘭，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。
- 唐作藩，《上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- 陶敏、易淑瓊，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1年。
- 王力，《同源字典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82年。
- [清]王鳴盛《蛾術編》，載陳文和主編，《嘉定王鳴盛全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
- [清]吳式芬《攷古錄金文》。
- 謝思煒，《白居易詩集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[清]徐承慶，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，寒松閣秘笈本。
- [東漢]許慎，《說文解字》，中華書局，1963年。
- 許惟賢整理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版。
- 楊樹達，《積微居金文說（增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- 《銀雀山漢墓竹簡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周烈孫、王斌，《元遺山文集校補》，巴蜀書社，2013年。
- 周祖謨《方言校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。
- 周祖謨，《廣韻校本》，中華書局，2011年第4版。
- 周祖謨，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。
- 周祖謨、羅常培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（第一分冊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